

咖啡月光文丛 第2辑 | kafeiyueguangwencong

中国《长篇小说》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



湘绣旗袍

◎蒋建伟 主编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咖啡月光文丛第2辑

kafeiyueguangwencong

中国《长篇小说》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

湘绣旗袍

◎蒋建伟 主编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绣旗袍 / 蒋建伟主编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9

(咖啡月光文丛. 第2辑)

ISBN 978-7-80240-242-3

I. 湘… II. 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4377 号

书 名 咖啡月光文丛第2辑
主 编 蒋建伟
策划编辑 蒋建伟
责任编辑 俞杰
装帧设计 北京咖啡月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147×210 毫米 1/32
印 张 43
字 数 1160 千字
印 数 3000 册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00.00 元(全八册)

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湘绣旗袍	1
午夜火车	58
今夜,有只青蛙在叫	109
遥远的样板戏	141
中午买香烛的女孩	225

中篇小说

你要去北京	11
雕花床	68
一个人的极限	118
外婆	151
生活照样进行	188
飘落的红格子	237
附:文坛众说薛媛媛(评论)	281



湘绣旗袍

薛师傅的案板上云集一堆红红绿绿的布料，都是些真丝布料，这些真丝布料经过他的手，变成一件件女人旗袍。这些旗袍就像云彩一样，在大街小巷甚至全国各地飘。某些时候，这些旗袍还有它的特殊意义，或被展示在舞台上，或被展示在晚宴上，也有深陷在某大公司黑色的或红色的皮沙发里，像水一样润泽。

薛师傅戴上老花镜，想把案板上的面料分成两类。那些纯色的缎面真丝，质地柔软，是绣湘绣的好料子。一般是那种有品味的中年女人做的。也是这种女人最能穿出旗袍的韵味了。而那些花色真丝是不绣湘绣的，一般是那些年轻女人做的。这种旗袍，无领无袖，露出整个背部和半个胸部，两侧衩开得很高，按女儿薛蓝的话说，是一种新式旗袍。

什么是新式旗袍？活了大半辈子的薛师傅似乎没有真正弄懂。他只知道四十年代末流行的低领连袖圆摆的旗袍，古朴、典雅、清丽。与当下穿在年轻女子身上的敞胸露背，看见大腿根的旗袍有着天壤之别。在薛师傅眼里，做这样的旗袍容易多了，没有那些精致手艺。但旗袍的贵族气也就在这精致的手艺上，少了那种贵族气就少了旗袍的韵味。薛师傅做这类旗袍时有种成就感，但是他已经有三年没有做过这种类型的旗袍了。

薛蓝今天穿了件吊带旗袍，圆润的肩部以及半个胸部端出来，腰部间夹了大块薄如蝉翼的血纺，隐约看到肚脐和整个腰部。薛师傅鼓起眼睛看，火就要从眼睛里冒出来。薛蓝大声说，独特的花形，轻薄的

血纺，使人穿着舒适，飘然若仙。薛师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埋头理案板上的布料。他准备把案板上的布料做完就退休。他只能退休，他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些时尚了。年轻女人模仿薛蓝的派头，薛蓝穿什么，她们做什么，这样一来，找薛蓝做旗袍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他却成了摆设的古董。薛蓝无不骄傲地说，现在是旗袍的春天，也是她的春天了。

再过几天就是薛师傅的六十大寿，过完大寿就准备不碰针了，让薛蓝去做，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薛师傅虽然也对薛蓝能有这么好的生意感到欣慰，但薛蓝做旗袍的姿态又让他感到压抑和别扭。薛蓝做旗袍总是放音乐，放古典音乐也就罢了，偏偏放的是一些节奏感很强的摇滚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有时，随着音乐摇头摆脑。做旗袍是全神贯注的事，哪有这样做的？他总觉得薛蓝的心还浮躁，难成大器。也难怪，年轻人嘛！她母亲年轻时不也是把别人的出国旗袍剪了一个洞？当初，也是剪了那个洞她才成了他的老婆。

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手里拿着一块翠绿色缎面真丝布料。说要找薛师傅。薛师傅取下眼镜望着她。

您就是薛师傅？

我就是。

我想请您做条湘绣旗袍，做那种低领连袖圆摆。

你还喜欢那种旗袍？薛师傅疑惑地看着女人，又说，可是我的眼睛有些不济了。

薛师傅有好几年没碰到做这种旗袍的女人了。薛师傅又看了女人一眼，这女人身材颀长，气韵好，是个能够把旗袍穿出韵味的女人。

女人把布料拿到薛师傅面前，边打开边问薛师傅，你看这种布料好吗？薛师傅正准备说好料子时，他女儿薛蓝快嘴快舌地抢着回答，我父亲眼睛不好，做不好这种旗袍了，我给你做吧！

女人望了望薛蓝，几分狐疑。

不相信年轻人能做好你的旗袍？薛蓝心里想，我还不愿意做这种老式旗袍呢。

不是，不是！这件旗袍要求比较高，挺繁琐的。女人还有句话存在心里，做旗袍的就像医生看病，越老越精。

薛蓝见那女人瞧不起她,也不再理那女人,忙自己的活去了。女人见薛蓝不理她,也不恼,站在门边,微笑着看他们做旗袍。薛蓝没好气地说,你可以走了。女人倒沉着,没有走,只是她不再看薛蓝,专看薛师傅做旗袍。

薛师傅对女儿的生气有些悚,这种悚不是一两日了。他想撒手让女儿挑起做旗袍的大梁,又总觉得女儿在哪个地方未遂心愿。这样,父女之间常生些齟齬。薛师傅越来越力不从心,女儿冲劲儿足,一天比一天自信。薛师傅说,不是我不做,我的眼睛怕把你的旗袍做坏。

女人说,我相信你会做好,我也是访问了许多人才找到你的,这条旗袍对我来说有种特殊的荣誉,意义重大。

“意义重大?”薛师傅又认真地看了女人一眼,心里咯噔一下。他这一辈子经历过许多意义重大的事。那时候在服装厂上班,市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演出,赶制演出服;学生要学军,赶制军装;市里的干部要到北京开大会,赶制四个口袋的中山装;省里领导要出国,定做一批毛料西装;特别过瘾的是,湖南湘剧团要到美国演出,定做一批旗袍。每当接到这些活的时候,厂长总要慎重地对他说,一定要做好,这些服装意义重大。后来,最能显示他手艺绝活的还是那些出国演出的湘绣旗袍。也是做了那批旗袍后,他的旗袍在长沙发扬光大。所以,对于意义重大的事,薛师傅向来也看得认真。于是他问,旗袍要得急吗?女人说有些急。女人又补一句,只要你做,我愿意出高价钱。薛师傅说不是钱的问题。

薛蓝犯倔了,又冒出硬邦邦的一句:现在不是服装厂了,你也用不着去完成那些意义重大的事了。

薛师傅瞪了一眼薛蓝,薛蓝不服地“切”了一声。薛师傅颤了一下,没有表态做还是不做,只是盯着女人手里的布料,好像女人手里的布料是一双柔软的手,正在触摸他心底里的某种东西。薛蓝很仔细地看着父亲,又说,她的荣誉与你有什么关系?

住嘴!

薛师傅怒了。他想起他的旗袍店。他的旗袍店能支撑到现在,就是靠了这些荣誉。他突然想明白了,女儿倚仗的是技术而不是艺德,

这是手艺人最忌的，也是女儿这一代无法理解的。他必须让女儿明白，无德便无技。薛师傅站起来，要女人站到当亮的地方，自己眯一只眼，把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，把布料放在这里，你可以走了，七天后来取。

女人没有走。她觉得薛师傅没给她量身，不量身做出来的衣怎么是她的？女人以为他和其他裁缝一样，要用一支有星星点点的皮尺，在她身上量来量去，然后记在本本上。女人当然不可能知道，薛师傅的眼睛就是皮尺，只淡淡地瞄上两眼，就默记在心，就像熟悉自己身体给自己做衣服一样准确。

女人费解地看着薛师傅，可薛师傅又说一次，七天后来取。

薛师傅把女儿卧室的门卸下来，洗干净，搁到自己卧室的铜环床上。铜环床不同于席梦思床，它三侧有小圆柱支撑的床墙，门板搁到床墙上，正好成了个案桌。这是张他和老婆共同的床。老婆一见床被盖了盖，就问，我怎么睡？他对老婆说，这是我做最后一条旗袍了，我要集中精力做，你就和薛蓝挤挤吧！说完，他一进门，就把自己关在门里，老婆被关在了门外。老婆虽然一时转不过弯，也只好由他去。

卧室光线有些暗，薛师傅吩咐薛蓝到街上买只六十瓦的灯泡换上，然后把薛蓝也关在门外，卧室这个小世界就完全属于他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也不出来。老婆对薛蓝说，你爸爸又开始不正常了，他是有胃病的，我真当心他再搞出什么毛病来。薛蓝说，随他吧！他饿了自然会出来的。

薛师傅开始裁剪旗袍，旗袍的领口不能歪也不能大，领口要像蛤蚧夹肉一样夹着脖子，脖子才衬托出修长而秀丽。旗袍的腰部要收好，这是关键。腰收到增一分肥减一分瘦的地步才能衬托出腰部的曲线来，下摆的两侧不能露出大腿。中年女人走路看见大腿，有失庄重，当然也不能开得过低，要看得见整个小腿，这样，女人走路，既能走出风采，又不失典雅。

旗袍的剪裁和针脚是要靠眼力的。特别那些针路，不是缝纫机一响，踩出来，而是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。如果眼不好，手不匀，面子上

就会浮出线头或“蜈蚣虫脚”。蜈蚣虫身子小脚很长，是湘绣的大忌。如果蜈蚣虫脚出现在他的旗袍上，就等于蜈蚣虫吞进他肚子般难受。

薛师傅在那个世界捣腾了几天，又打开了房门，拿出了他裁剪的旗袍。旗袍上还画了一只金凤凰的图案，凤凰的头从旗袍的胸部开始，到旗袍下摆正好是凤凰漂亮的凤尾，深红和黄黑颜色搭配，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绝配。他把老婆拉进房，然后又关上门。他要老婆坐在他跟前绣旗袍上这只凤凰。老婆在案前摆好布绷子，绷上绣件。然后坐在他面前不用戴眼镜就捏起了绣花针。老婆捏针的样子，让他想起老婆年轻时，她的拇指和食指粉嫩粉嫩，捏着针，合成一个圆环，剔透得像枚玉佩。他再也看不到老婆那样的手了。老婆虽然没有了那样的手，但比自己年轻。成熟的男人找老婆是找能干聪明的老婆，不一定要漂亮，但要年轻。他就是找的这样的老婆。可以说他的旗袍一半依赖了老婆的湘绣。如果没有老婆湘绣的好手艺，也出不了这么漂亮的旗袍。

薛师傅觉得这辈子运气好首先有个好师傅，然后是有个好老婆。记得他三十岁了还在挑老婆。他是桃花江美人窝里出来的男人，相貌堂堂不用说，但对那种找上门来又没有一点本事的漂亮女人，他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也是那次，省湘剧团到美国演出，演员一律穿湘绣旗袍。厂长把做旗袍的任务交给他，由他统一裁剪，再拿出湘绣。长沙有四大湘绣厂，沙坪湘绣厂是四大湘绣厂的发源地。他拿了布料去了沙坪湘绣厂。当时沙坪湘绣厂还只是个小厂房，接了业务就去找那些农村姑娘。那里的农村姑娘从小就绣花挑朵的，个个是湘绣能手。沙坪湘绣厂把业务分到姑娘手里不到几天，一位姑娘跑到服装厂找薛师傅，说这条旗袍被她剪线时不小心剪了个洞，说完就哭起来了。薛师傅发现姑娘绣得非常不错，而且找上门赔礼道歉很是诚恳，就重做了件旗袍给她绣。后来有了零散的旗袍业务就专门让她绣，一来二去，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姑娘就成了他的老婆。

薛师傅在旗袍上打好的图样，在老婆眼里只是个轮廓，她要在轮廓上配线绣出层次。一根线劈成十六根，每根的颜色，从最深到最浅的分成十三种。将花线、绒线、丝线、织花线、桃花线、金银线，分清楚

后,老婆开始飞针走线。她要穿插地换着接掺针、拗掺针、挖掺针、直掺针、横掺针、排掺针、毛针、隐打、游针、盖针、花外、打子针、钩针、扎针、刻针。她绣得轻重徐疾,有板有眼。粗的细的各种颜色的丝线在她的手中飞舞着,两朵艳丽的蝴蝶结,翩跹在领口上,既作为点缀又起领导作用。那只凤凰,深红的凤头,红黑的凤身,金色的凤尾,活灵活现,就像随时从绣屏上飞出来。

旗袍做好后,薛师傅将旗袍穿在迎门的一个模特儿身上,旗袍从上往下挂,像水一样滑下来。薛蓝很用心地给模特儿头上戴上一顶荷叶造型的绸缎阳帽,在脸前像个倒S型,一边遮住了一只眼睛,一边闪出晶亮的光芒。长发披在帽沿下,像是一朵荷花下垂着的穗。翠绿色的旗袍,就像出水的荷叶在一阵轻风吹过,闪烁而流动,泛出幽幽的色彩。在花花绿绿视为土气的时候,在讲究格调的白领丽人沉迷于低调的高级灰的世界里,这条旗袍忽如一夜春风,吹开了绚丽的花朵,引来翩跹的蝴蝶,一扫笼罩在世纪的灰色迷惘,为女人构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薛蓝在给模特装饰时,薛师傅的眼睛一直盯着薛蓝看。薛蓝今天穿了件红印花超短旗袍,下著的短比阿婆的短裤长不了多少。薛蓝几分得意地说,你不要这样看我,这是改良。传统的印花织布,标准的中国红中加入金色花纹,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结。黑色琵琶扣点缀,内配金色小吊带,硬朗中又不失女性的柔美。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,中西合璧,性感妩媚。纵使薛蓝讲得天花乱坠,薛师傅也只能是越看越生气。可是越是生气越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薛蓝。他只好不去看薛蓝了,搬了条板凳坐在店门口,等女人来拿旗袍。

女人没来。女人没有来,他就盯着模特身上的旗袍看,越看越欣慰。他做了一辈子的旗袍,好像还没有这样认真看过。

薛师傅六十岁,做了四十多年旗袍。他觉得他比他父亲幸运。他父亲想做旗袍,但没有做成。父亲十五岁从乡下到镇上学裁缝,学费是从乡下带几升白米,由于父亲的好学,做了师傅的上门女婿。那时镇上不知道旗袍是怎么回事,但做裁缝的父亲还是知道旗袍的,希望

自己学会做旗袍，师傅却说镇上没人穿旗袍，你学它做什么？师傅没有告诉父亲做旗袍。但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做旗袍。就在薛师傅长到十五岁时，父亲把他送到了长沙拜师傅学做旗袍。父亲说，我从山沟里到了县城，你要从县城做到省城才叫有出息。我们的祖先薛仁贵也是走出去才干出大事的。父亲识字不多，喜欢县剧团演的古装戏《薛仁贵征西》。就这样，他带着父亲的愿望，来长沙拜师傅学旗袍了。师傅没有儿子，身体又不好，薛师傅就挑水劈柴洗衣样样都做。师傅离不开他，就认他做干儿子。合作化时，他以儿子的名义和师傅一块进了服装厂，吃起了长沙户口，师傅做旗袍是祖传，不久，师傅死了，他就成了一代名师。

每天一早，薛师傅就去挂旗袍。他将叠好的旗袍轻轻打开，往模特儿身上一穿，旗袍又像水一样滑落下来。他喜欢看这种水样滑落的感觉。一到晚上，他又把衣服取下来，折叠好，放到一个精致的四方盒里。薛师傅盯着盒子里的旗袍看，那个女人不断地在他眼前晃动。女人做旗袍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？还是和一个旧情人约会？女人是四十岁还是四十多岁？女人的年龄是看不准的。

燥热的夏天就在薛师傅的等待中过去了，女人还没有来。这时，薛师傅有些坐不稳了。薛蓝怕父亲急出什么病来，觉得父亲有些痴了，不满地说，爸，到里屋歇着吧！那女人来了我会叫你的。薛师傅固执地说，我为啥要到里屋歇着？然后直直地望着女儿。薛蓝一撇嘴，你也太认真了，不就是一件旗袍吗？你也不想想，或许那个女人犯了病，出了车祸呢？

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你怎么能咒人家？

本来嘛。她不来，还要我们打广告找她啊！你没见现在人的那德性，有钱神气到天上去了。说不定她早忘了她的旗袍呢。

我相信她会来的。

其实旗袍这种衣，说看重就看重，说不看重，不过是女人衣橱里多件衣罢了。再过段时间还不知有没有人穿不穿这种旗袍，既繁琐又不适用。如果我有好的工作，也不会把青春浪费在这一针一线上。

薛师傅身体里猛然扎了一下。他知道薛蓝从心底里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旗袍。她能做,是靠了她一股子灵性。女儿要的只是旗袍外面的世界,而不是旗袍的内涵。喜欢旗袍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薛蓝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大学,在家待业,薛师傅发现自己很无能,他的旗袍做得再好也没人帮你把女儿招出去。他认命,老婆却不认命。老婆说,你跟市长夫人做旗袍,你去和她说说,给女儿找个合适的工作吧!薛师傅嘴里答应着,就是不动。他认为女儿到一定的时候,也会认命的。现在女儿虽然认命,很不情愿地跟他学旗袍了,但要想让她死心踏地做好旗袍,还是差一段工夫的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女人仍然没有来。

这时,坡子街要扩建,所有的旧房要拆。薛师傅的旗袍店和他以前的服装厂正在这条街上,都属于拆迁范围。薛蓝是个能干的姑娘,很快在另一条巷子找到了门面,准备在拆迁之前搬过去。这下薛师傅寝食不安了。他想女人来了怎么找旗袍店?他很不愿意搬。薛蓝说,我们在原地方钉块牌子,告诉我们的新地址。薛师傅搬到新门面后,他又不放心了。他说,那牌子起什么作用?我还是到那里去等吧!反正我不做旗袍了,有的是时间。薛蓝惊讶地望着他,老婆说,让他去吧!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固执得像牛,他要做的事,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。

薛师傅端了盒子里的旗袍,蹲在薛蓝钉的牌子旁,看他们拆屋。好端端的屋被一个个拆得乱七八糟了。当他看到服装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成了一堆钢筋水泥时,他的老眼冒出了泪花。没了,彻底没了。服装厂刚成立时,他为厂里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旗袍。有一天,服装厂突然受到了冲击,那些漂亮的旗袍都被撕成了布条,说是过去地主太太穿的封、资、修的东西。在全厂都不做旗袍的时候,他偷偷给一个女人做过一条旗袍。那女人精致地穿在身上,走到河码头去看龙船时候,被几个造反派盯住了,那女人一下河码头,她的旗袍被造反派撕成了条。那女人哭着往家走,薛师傅就偷偷地跟在她后头哭,一直哭到她回到家。后来,市面上又风行一种的确良的布料,手感挺滑,穿着不起皱,凉爽,

是夏天做衬衣的好料子，也是一种很昂贵的布料。当时只有两种颜色，水红和纯白。水红是姑娘的专利，白色是男人和老年人的专利。后来市面上出现了花的确良，那女人意外地拿来花的确良面料，要薛师傅给她做棉衣罩衣。薛师傅很懂得这个女人，他采用类似于旗袍裁剪，在领口上用了做旗袍的那种领口，扣子也是按旗袍那种布纽扣去点缀。那女人穿出去后，姑娘们一窝蜂地请他做这种款式。他白天做不过来，就带回家，晚上在灯下做那些蝴蝶结，饺子形，菊花瓣的纽扣。再后来，长沙平空冒出许多服饰公司和数不清的个体裁缝店，外省的名牌也源源不断地打进长沙，服装厂就接不到业务了。老厂长退休后，新厂长把厂卖给一个服装公司。工厂卖了，断了工人的生路，工人跑到厂里骂娘。薛师傅没有骂娘，他拿了那笔可怜的买断金做了件大事。他把两室一厅的住宅进行了改造，先把当街的门改成双合页门，把横着的那间夹成小两间，做了他和女儿的两间卧室，再把外屋和里屋连着的两间打通，成了一间大房子，做了门面。门口挂了块“薛师傅旗袍店”的牌子。这时，街上那些丽人，在街上大大小小的旗袍店里挑来挑去，挑到薛师傅旗袍店的时候，就再也不想走了。

坡子街的旧房拆毁后，变成了一条空巷。薛师傅蹲在尘土飞扬的空巷里，每天如此，跟单位上下班人一样准时，那些民工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时间一长，把他看成了活路标。有人问地址了，就说那里有个买旗袍的老人。于是，过路人劝他，这条街成了空巷，你蹲在这里卖给谁呀。开始他还和他们解释，发现他们那嘲笑的目光，就不做声了。

坡子街开始重建一栋栋新房，薛师傅蹲在那里，像是看景，又像在看人，眼睛却空洞地一直望到巷子的尽头，目光游离而迷惘。渐渐地，他饭也不想吃了，觉也睡不踏实了，话也不想说了。这天，他终于倒在了那块牌子前。

在医院，薛师傅被诊断为晚期胃癌。

病床上，薛师傅还在问，女人来了没有？老婆急了，对薛蓝说，这件旗袍会把你的爸爸活活折腾死的，快想个办法吧！薛蓝没做声，脑瓜子一转，第二天，她在晚报上登了一则领取旗袍的消息。她把这件事

告诉薛师傅时，病得不成样子的薛师傅咧嘴笑了。

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仍然没有人领旗袍。薛师傅只好又不断地追问薛蓝。薛蓝说，哪有那么快呀，再等等吧！

见父亲还是那么焦急，薛蓝心里也暗暗不安起来。这一天，她又找出那张报纸细看，突然看见，在她的那条消息旁边，还有一条讣告：全国著名民族学学者，省政协委员夏玉珍女士因患白血病，医治无效，于昨日去世，享年48岁。薛蓝第一次没看到这条讣告，现在看到了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。讣告与认领旗袍的消息挨在一起，冥冥中是不是有一种什么联系？

这天中午，薛师傅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，说她就是那个定做旗袍的女人的女儿，并解释说，当时因为妈妈学院急于出国考察，把这事搁一边了。薛师傅听了说，我还以为你妈妈不要了呢，你妈妈什么时候来拿旗袍？电话里满口赔不是，又说，妈妈一年半载回不来，前不久她打电话过来，叫我抓紧拿了给她寄去，她等着穿。薛师傅在电话里约好在他原来的旗袍店见面。

薛师傅送走那件旗袍后，就像脱掉了一件被雨淋得透湿的旧棉袄，穿上了一件新棉衣，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舒适。他兴奋了大半个晚上，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结果，这一睡，薛师傅就永远地睡过去了。

薛蓝伤心之极，边哭边喊：“父亲是我害死的，我这个主意馊啊！”

原来，晚报登出消息后，还是无人问津，而父亲又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晚报上，薛蓝便突发奇想，找来自己的女友，扮成那个取旗袍女人的女儿。旗袍取走了，本想让父亲了却这桩心事，安度晚年，没料到反而加快了父亲的死亡。

火化父亲和父亲的遗物时，薛蓝拿着那件旗袍，泪汪汪地盯了半天。母亲说，这是你父亲一生做得最用心的一件旗袍。他走了，让你爸带走吧！女儿明白母亲要将旗袍烧掉。她急忙抱过来，对母亲说，我要留着它。

旗袍仍然挂在模特身上。这条旗袍就成了路人永远注意却无人领走的绝品。

原载《北京文学》2007年5期



你要去北京

我是1978年知青大返城的时候，娘从红薯土里捡回的弃婴。那年哥哥只有五岁。

火车一声鸣笛又停站了，我赶紧移到窗玻璃前。我和所有回家过春节的大学生一样，买了张北京至长沙坐票。火车对我来说还是挺新鲜的，虽然开学时坐过一次，但不过瘾，因此每听到鸣笛进站，我都会将脸贴着窗玻璃朝外看，看乘客们幸福地上上下下，再听到鸣笛我又跟着走了。这趟车好像专门为我设置的，它傍晚始出第二天早上到长沙，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转长途车回家。

车厢有些晃动，昏暗的灯光下到处是人，凳底下，过道上以及厕所门口都是蹲着站着的人。他们穿着各色冬装挤在一隅，就像挤在沙鱼罐里一样。这时，一个男人突然把一双腿伸到我座位下，然后从一个蛇皮袋里拿出被褥，严严实实盖上，一会儿打出了呼噜。他是北上打工的民工？还是？我想象着我的哥哥也和他一样，挤在某个车厢往回赶。这样想着又看了一眼打呼噜的男人，想看出他与哥哥有什么相同和不同。脚边挨着哥哥给我买的小拖箱，里面放了几件衣服和我给哥哥买的一双手套。我从小拖箱里拿出手套，戴到手上。手套很大，五个指头没有撑起来，我想，要是把哥哥的大手和我的小手一块放进去会怎么样？这样想时很温暖。

我座位离厕所很近，可几次上厕所都没有成功。我只能忍着，嗅

着从那里散布出来的臭气。火车到达长沙,我第一件事就是找厕所。从公厕出来买了两个馒头,边吃边找去桃江月亮垭的长途汽车。我发现车站里两种人最多,一种是民工,一种是学生。他们身上虽然没贴标志,但一眼就能看出。我刚坐进长途班车,天就下起了雪,是南方那种少见的大雪。去月亮垭的人不多,车也只有这一趟,车上,我又听到月亮垭特有的方言,这种方言使我感到既亲切又漠然,它使我在北京不能与人交流。

月亮垭十里外有个小镇,叫桃花镇,车停在那里也算到了终点站,我马不停蹄地往村里赶。天有点黑,纷纭的雪下个不停,随着往前走,雪一点点深入一层层加厚。这么大的雪,哥哥一定站在村口接我了。想到哥哥,我加快了回村的步伐。

哥哥叫薛秋林,哥哥也是到了八岁读书才有薛秋林这个名字,但爹和娘以及村里人仍叫他山崽。我一开始就有个很好听的名字“婷婷”。据说是月亮垭学校的老师给我取的。

月亮垭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诗意,可村子没有诗意。村子的贫穷是凤凰不停路,兔子不拉屎,麻雀不筑窝。村子的遥远使这里像个原始部落,外面前进了十年,这里才进步一年。这里的人没有见过县干部,就是公社干部也很少来这里露面。村子里的人就像栗子肉紧包在硬壳里,深藏在大山的腹地,过着远隔外界,与世无争,吃喝都靠大山施舍的生活。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到队部看一场露天电影或听听广播。

往往是这样,吃过晚饭他们就往村部赶。村部有间仓库那样大的房屋,里面摆了木桌和椅子,既是村里人开会的场所,又是大人小孩玩耍的天堂。房屋顶端吊了盏煤气灯,照得房间雪亮。放电影的晚上煤气灯黑着,没有电影煤的晚上,姑嫂们就端着鞋底到灯底下钉,男人带着烟叶和酒来这里抽烟喝酒。闷了,对着门外的大山说几句悄悄话,起兴了,仰脖子喝几碗自酿的包谷烧,然后醉醺醺地倒在桌子边。

爹带哥哥去村部总要灌上一小瓦缸苞谷烧,在村部雪亮的煤气灯下邀两个男人喝苞谷烧,喝得醉眼朦胧。哥哥跟爹来队部是为了看墙上那个四方盒子。

爹问，山崽，那四方盒子有什么看头？

哥哥说，不是看，是听，盒子里唱歌。

那个四方盒子是公社安在村部的广播，公社的会议通知和天气预报都是通过那个盒子传播过来。盒子里播送一首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，这首歌让哥哥着迷。每唱到“我挑担茶叶——上北京啦！”哥哥都会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喊，爹，不知北京要不要你织的凉簟，要的话，我们也挑几床凉簟上北京。

谁要你的竹簟？爹觉得自己很有理，卷起一支烟，点燃了，吧嗒！吧嗒抽！

难道北京没有夏天？北京不热吗？哥哥有几分不服地说。

于是村里人说，山崽想去北京呀，那还不容易，你家婷婷是北京的吗！你可把她送到北京不就去了北京吗？

哥哥偏着头问，妹妹是北京的，为什么我不是北京的？

爹含糊地说，因为你是你爹的。

于是村里人又神秘地问爹，知道你家婷婷是谁的女崽吗？爹说，是知青的，包女崽的布写着北京知青四个字。知青没几个好东西。听人说，他们开始返城了，不是丢崽就是闹离婚。那些和农村姑娘结了婚的知青闹离婚闹得你死我活的。爹说，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！凤凰落到家，带着嘛！

这时，广播里又唱起了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：

桑木扁担轻又轻呢，
一路春风出洞庭罗呢，
有人问我哪里去哟，
北京城里（呢）探亲人咧。

哥哥随着旋律唱道：我送妹妹（呢）上北京咧。逗得队里人一阵疯笑。他们笑他们的，哥哥是认真的。哥哥从小种下了去北京的种子，这颗种子一直在哥哥心里发芽生长。